

潜行迷踪

芙蕖绿波
著

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
一个女人的两段乱世情缘

爱国，还是卖国？是敌，还是友？

明星、黑道大哥、名角儿、女管家、俱乐部老板……每个人都身份成谜。

战火纷飞里的一场离乱
国仇家恨里的一阙爱情悲歌

我把一切奉献给了信仰，只把爱情封锁在了心里

中国华侨出版社





潜行 迷踪

芙蕖绿波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潜行迷踪 / 芙蕖绿波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7-5113-6038-0

I. ①潜… II. ①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6231号

潜行迷踪

著 者: 芙蕖绿波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兰 蕙

封面设计: violet

排版制作: 刘珍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21 字数: 365千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6038-0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自序

一阕爱情的悲歌

从小我就爱看书，尤其爱看传奇、各类小说、历史或揭秘类的书籍。当我看《乱世佳人》时，被斯嘉丽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历经战火后，斯嘉丽双手紧紧地抓着破败庄园的土地说：“我对着土地发誓，绝不让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我要让我们所有的人活下去！”

那一刻，我爱上了斯嘉丽的任性、固执和意志坚决，而对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就更加向往。

而“二战”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对我来说就更加有吸引力。还记得曾经看过的一些“二战”时各国间谍上演的美人计、美男计，其中或神秘、或诡异，不变的是精彩绝伦的斗智斗勇和对于人性的思考。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构思这部《潜行迷踪》。

两千年前，妖艳的埃及女王对一代枭雄恺撒说过这样一句话：“秘密战争不能没有女人，除非这个世界只剩下了男人。”从那时起，就注定了间谍战中女性的参与，为此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对于旁观者来说，女间谍注定是一段传奇，是一个故事，甚至只是一个符号，没有人会去理会她们的情感、爱与欲、悲与伤。她们只是一部机器，用女性的魅力、女性的温柔，去窃取情报；甚至用她们的肉体去设置一个又一个情感陷阱，攻克一个又一个坚硬躯体，获得情报。

所以，从一开始，我的故事并不着重于谍战本身，而是想还原出一个女间谍该有的人性、该有的爱恨情仇。她们是人，有

感情、有爱的人，但为了国家，她们不得不抛下这一切。

因此，这是一个乱世离殇的故事，是抗战大背景下的一场离乱、国恨家仇里的一阙爱情悲歌！各国间谍的活动，只是为这部书增添光彩。而乱世里的人性美，完全地彰显出来，可以说，这又是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是中国版的《乱世佳人》和《辛德勒的名单》。

“乱世佳人”，不仅仅是指书中的女主角白荷，更是指另一个女主角秦淮。与白荷不同，秦淮并不是间谍，她只是乱世里的一个弱女子，日军铁蹄下求生存的一个女孩。一出场，她是娇弱的、惹人怜爱的，但当战争的号角吹响，经受战火的洗礼后，她变得坚强，于大屠杀时成为护士，努力救助伤者；在秘密战争中，成为男主角郎伯的左臂右膀，替他掩护，刺杀日本军官；后来，更是洗尽铅华，到学校里教书，她是在慢慢成长的。而白荷从一开始，就已经完成了蜕变，作为一名间谍，为了打响南京保卫战，为了截获太平洋战争、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她付出了自己的所有；她放弃了与爱人米华生相守的机会，帮助孤军奋战的郎伯，直至最后。

相比之下，白荷更富于戏剧性与复杂性。若秦淮是一汪清澈的山泉水，那白荷就是一枝带刺的红玫瑰。她的女间谍身份，赋予了她风情万种、迷人与多情。她先爱上的是郎伯，但不知不觉中，却爱上了另一个男主角米华生。她就像一团火，只能尽情燃烧。她就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卡门，她的多情、她的痴情、她的矜持，注定了她身上的两种性格会互相争斗不休，而这就是她的人性。委身于日本特务藤田，没有令她自暴自弃，因为她心中有爱，更因为米华生对她的包容与怜惜。米华生说：“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这也是郎伯留给她的生命的礼赞。一切的快乐与伤悲，都是生命赋予的重要意义，只要活着，便有希望！

作品是以“双生双旦”的视觉来展开叙述的，设定和塑造了两对男女主人公，加剧了冲突，更显张力。

而作为男主角的郎伯，一出场的形象是模糊不可辨的，并不是说他个性模糊，而是他的为人处世，让人产生了疑问。其实，他也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个男特工而已。相比白荷的不羁狂放、敢爱敢恨，他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注定了只能是一场镜中花、水中月。他先遇上白荷，想爱却不能爱；遇上秦淮，想爱也不敢爱，因为他只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他的睿智、机警，使得他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任务，却也注定了他以悲剧收场。他的存在，使得整部小说的氛围更加凄美、悲怆，说到底，这也只不过是一个爱情故事，我只是将故事的背景放在了

那个年代。

郎伯是多情而绝情的，秦淮是痴情的，白荷是多情的，只有米华生是深情的。这个美利坚人与苏州女子所生的混血儿，这个生长于中华大地，只能说一口带着苏腔英语的，不受美国亲族欢迎的混血私生子，他是自闭的。但他深爱母亲的国度，为此，他不惜付出生命去维护，当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发生时，是他不顾生命地去保护受难的百姓；他始终深爱着白荷，没有丝毫动摇，不惜被白荷利用，去做迷惑日本人的一枚棋子；而经受战火洗礼后，他终于成长为坚毅的男子，保护心上人，更掩护郎伯，帮助郎伯去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他与郎伯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是他首先选择了信任郎伯，那份信任难能可贵，男人间的友谊，也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

而男女主人公从相互怀疑到斗智斗勇，再到携手合作的过程更是让人拍手称快！与一般谍战题材不同，整部小说注重的是文学性，而非“完全的谍战”。而我想要反复强调的是，这个故事，真的，真的，只是一阙爱情的悲歌。里面人物的爱恨纠缠，使人动容。远离了正面战场的硝烟，他们所求的不过是和平年代里的爱情，而这个愿望却又如此艰难……

目录

CONTENTS

自序 一阙爱情的悲歌·····	001
第一章 枪响玩月桥·····	001
第二章 秦淮·····	009
第三章 白荷·····	018
第四章 试探·····	025
第五章 阑珊·····	034
第六章 凉薄烟火·····	041
第七章 天鹅的眼睛·····	048
第八章 暗涌·····	056
第九章 情爱陷阱·····	066
第十章 心计·····	074

第十一章 神秘的心理医生·····	083
第十二章 突围紫金书院·····	091
第十三章 爱国义举·····	100
第十四章 假传情报·····	108
第十五章 偷窃情报·····	117
第十六章 真假特工·····	124
第十七章 敌机轰鸣·····	135
第十八章 物资转移·····	147
第十九章 营救学生·····	158
第二十章 最后的狂欢·····	167



第二十一章	颐和路15号·····	177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道密令···	187
第二十三章	秘密会面·····	202
第二十四章	安全区风云·····	214
第二十五章	希望·····	226
第二十六章	行踪·····	238
第二十七章	牵线搭桥·····	253
第二十八章	暗杀·····	269
第二十九章	颐和路21号·····	281
第三十章	较量·····	297
第三十一章	谍影重重·····	309
第三十二章	明天·····	320
后 记	·····	325

第一章

枪响玩月桥

秦淮河畔灯火涌动，少了往常的璀璨，却依旧奢靡；处处皆是纸醉金迷，粉饰着乱世中的风雨苍黄，晕着一片模糊的歌舞升平。

夫子庙前人来人往，哭喊声、叫卖声混成一片，墨色的夜里没有一丝风，晕着那一片星月，皆是黏稠不动的。只剩最遥远的那片天际下，一颗孤独的星微微闪动，摇摇欲坠，如苟延残喘的人在垂死挣扎。

那一片浑稠、黏糊不动的死气，倏地，在一阵枪声中渐渐消散，偶尔还能觅得一丝凉风。一个背着画架、脖子上挂着笨重相机的青年男子看向遥远天幕里的那颗孤星，星下是巍峨的紫金山。人群里微有骚动，很快又平静了下来。

天穹中的繁星冷眼看着这一切，看着车辆不顾行人的安危笛声四起，看着荒芜路基野草丛中弃婴的哭啼，看着灯红酒绿里的觥筹交错，看着站街妓女的血色红唇，看着饥饿的小偷抢走衣衫褴褛的妇人最后的一点钱帛，看着这腌臢的世界……

那一声枪声极响、极清亮，如一缕清风，吹拂开了一片腌臢气。人群骚动里，青年的画架被推倒，画纸在风中飘扬，青年忙着去捡那一幅幅画，画张跌落在水迹里、泥泞里，被无情的人践踏，粉白的纸上踩出一个个乌黑的脚印。

“这人儿好漂亮。”一个稚嫩的童声响起，她的手上攥着那幅画，点点斑驳的灰迹染在了画中人素白的旗袍上，像晕着一朵朵墨花，非但没有玷污画中人的清致，反而更添了份情味，犹似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

只是那株白莲睡着了，静静地睡着了。

“小妹喜欢？哥哥送你。”青年颇为怜惜地抚了抚画中人，笑着把画递给小女孩。

“阿哥，依是画家伐？”小女孩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显是许久不曾得温饱。

“也是，也不是。”他把几个铜板塞到了她手里，话尚未说完，就被一个灰垢满面的妇女打住了，一并打落了画张，吼道：“弗要动！快走，不然晚上又得饿肚子了。”妇女把破碗塞到女孩的手里，拉着她就走了。原来是一对行乞的母女。

“阿哥，我方才在玩月桥那边，见过这个姐姐。”说着，她的声音就被隔得远远的了。

玩月桥在夫子庙秦淮河南，为旧院所在地。桥旁为名妓马湘兰宅第。每逢夜里，士子才人聚集桥头笙箫弹唱，对月赋诗，故称此桥为玩月桥。其实就是长板桥，因着那“风流南曲已烟销，剩得西风长板桥。却忆玉人桥上坐，月明相对教吹箫”而闻名。

青年本就在秦淮河南附近游玩，听得此话，连忙往玩月桥方向寻去。那里原也热闹，因文人常聚于此，所以植了大量翠竹，他们玩月品诗的同时，还可以赏竹对酌。

望向浓密的一蓬竹影里，好似有人影晃动。不远处的河水在萦绕，水光投进竹林里，一片潋滟斑驳，连竹子也被映得愈加鲜翠绿盈。他踏步而入，穿过修直的竹林，忽见一个白裙女子摔倒在地。

她身着一袭素白旗袍，袍身上点缀着淡墨色的兰花，极为素雅。再往她脸面瞧去，白唇紧抿，银牙咬碎，连那张讨喜的清致鹅蛋脸也是苍白的。她受了伤？他一惊，低声询问道：“你还好吗？”只见她灵动的眸子黑如点漆，轻轻一转，便笑了：

“我被蛇咬了。”他顺着她指的地方瞧去，她的肩胛处溢着血，果真是受伤了。

青年正要去扶她，突然听见她身后不远的一处竹丛里传来一声响动，她“哎哟”低唤起来，他也就没再往深处想，一心只顾得她了。

“我叫白荷。”她忍住了剧痛，笑着向他致意，笑意温婉。这真是一个坚韧又温柔的女子。青年的心底泛起了一片素白的荷下涟漪。

突然一阵枪声响起，惊起了三两只落单的水鸟。白荷满脸凄惶，急急投进了青年的怀里，问道：“是不是土匪？”见她如此，他忙安慰道：“别怕，估计是从那边公馆过来的日本人的卫队。”

“什么？”一听是日本人，白荷怕得连身体都在颤抖。“别怕，那边公馆是日本富商的地方，这里也是在日租界区内，自然会有日本人。”青年哄道。

“你的，过来！她是反日的，反日的！”一小队日本宪兵涌了过来，青年拥着白荷，用流利的日语说道：“我是美国领事馆的米歇尔，她是个弱女子，被蛇咬了。”那色眯眯注视着白荷的日本宪兵岂能轻易放过，小眼睛往白荷高耸的胸部看去，围着他俩走了好几圈。

原来那米歇尔长了张中国人的脸孔，宪兵队也就没在意他的身份。白荷见此，往米歇尔怀里再靠了靠。只见她眼帘垂下，长长的睫毛微微翘起，米歇尔虽瞧不见她是何表情，只觉她的身子柔软，气息香甜，他不禁心神荡漾。

突然，一个日本宪兵顺着白荷留下的血迹，往她身后的那几株密实紧挨的野竹丛走去。泛着冷光的刀刃往竹笋和野草堆刺去，那一把把刺刀晃花了他俩的眼睛。

俩人大气也不敢喘，眼看着两名日本宪兵就要离开竹丛，白荷长睫一抖，清亮的眸子恢复了些许神采。倏地，一个日本宪兵大声嚷嚷着什么，白荷转眸，只见明晃晃的刺刀尖刃上有血。她吓得扶住绾发的手一震，一枚银色的小小发夹掉落地上，掉在了厚草之下。

一个黑衣女子被日本宪兵从草堆里扯了出来，那女子十分动人，比白荷更加艳丽。那队宪兵个个瞪大了眼睛，手往女子身上摸去，“女刺客，刺客的，可随意处置。”淫秽的粗语从那群野兽嘴里喷出，那女子的衣衫被扯得粉碎，她犹在拼命抵抗，显然她有些武艺，那群畜生一时不能得手。

“住手，你们住手！”白荷推开米歇尔要去帮她，那女子凄惶回头，眼神里有种决绝。米歇尔用力扯住了白荷，她水样的双眸里满是愤怒和柔媚的怯弱：

“她是我的同胞，我要救她。”米歇尔也在拼命喊着：“他们也会那样对你。”两名看守他俩的日兵，早已按捺不住，见白荷娇弱之姿更激起兽性，一人竟往白荷欺来。

米歇尔拼了命地护住白荷，厉声道：“已经证明她不是刺客！”日兵哪讲什么道理，举起刺刀便往米歇尔腿部刺去，米歇尔一吃痛，腿脚一软，身子歪斜倒在地上，鲜血溅出老远，他仍挡在白荷面前，从内袋里掏出证件：“我是美国公使的儿子，英法德意都有我的朋友，你要和整个欧洲作对？”

那日兵终离开了白荷，而另一边的女子早已没了声息。“啊——”白荷一声凄厉惨叫，只见躺在那里的，哪还是方才那个鲜活的女子，她竟被活活折磨死了，而裸体上满是刺刀伤。他俩眼看着这一幕兽行发生，却无能为力。

“那娘儿们白花花的身子不禁玩，哟西，哟西！”那群野兽眼里闪出淫荡凶残的光，猛地向白荷走来。眼看着米歇尔流的血越来越多，她凄楚一笑，柔声道：“你走吧。”米歇尔全身一震，她的笑容是多么美啊！

脑中瞬间变得空白，他本能地脱口而出：“你走，我就走。”他就那样看着她，一把将她搂于怀里，冷峻的声线从略厚的唇瓣溢出，“她是我的女人，伤了她，你们都别想活了。”说着迅速地用打火机点燃烟火引线，往天上一抛，只听

“嘭”一声响，一朵璀璨的烟花在空中盛开。“离此不远处便是美租界，马上会有人来了。”他冷言。

“你这样做是在和大日本帝国作对！”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人从后面赶来，那一队日本宪兵见了他，立马敬礼。

米歇尔本无心插手日租界里的事，但见怀里佳人脸色愈加苍白，肩上的鲜血仍在流，他狠一狠心，道：“那边的人才是你们要抓的女刺客，不过已经死了，事也了了。你们敢碰她，”他狠厉的眼锋向着众人一扫过，“敢碰我的女人，就等着看我的手段。”说完，掏出一把锋利的小刀，对准了她的心脏，他低下头，眼神温柔，低低地问，“你怕不怕死？”

“不怕。”她坚定地答，情愿死，她也不要受辱。

“好。”他点了点头，“不会很痛的。”

“且慢！”宪兵队头子急声道，“我保证，我们不会碰她一根手指头。不过我们必须得带她回巡捕房。您放心，查明事情，我自会放她。因为富商渡边已死，所以我们也必须得有一个交代。我保证不伤害她。”他再次保证。

“我先替她止血。”米歇尔从带来的画架工具箱里翻出医药用品，取出酒精为她清洗伤口，幸好蛇是无毒的，把腐肉刮掉，简单敷了些消炎药膏再缠上纱布就处理好了。眼看着就要被带走，白荷的眸底里流露出丝丝不舍。

他含笑示意，让她只管放心去。她忽然跑了回来，在他面前站住，从贴身处取出了一方鹅黄的帕子，递给他，“去柏尔敦电影公司找郎老板，他能帮助我。这手帕你就留个纪念吧，谢谢你。”说完，她对着他恭敬地鞠了一躬。

2

等见到父亲惠灵顿·米歇尔爵士，刚才的事他全知道了。“小米啊，这日本人不好惹啊！”惠灵顿一边说着，还不忘叫来医生为他医治伤口。

虽不是致命伤，但也颇重。正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米歇尔料来行动也不会方便了，便命人去把父亲的花梨拐杖取了来，轻松笑道：“爹地的拐杖纹饰简单，年轻人用倒也显时尚，还轻巧好使得很。”

惠灵顿打断了他的话，不许他再插手华人的事。

“爹地，妈咪是中国人，而且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我在这里便是中国人。”

“那我把你送回美国。”惠灵顿丝毫不妥协。

“爹地，”米歇尔恼了，“我们无须怕小日本。”

“你懂什么，现在国际上乱哄哄的，我们家族不管政事，你也别多管闲事了。想要女人，欧伦洋行的妮可小姐大方得体，模样儿也周正，和你登对。”

米歇尔撇了撇嘴，眼露不屑，“我生于此，长于此，对那些身上有股味道的金发女人没有兴趣。”继而摸了摸自己栗黑色的头发，颇感满意。却不料老米歇尔一拐杖敲下来，把米歇尔的腰都快打断了，惠灵顿大吼：“伤成这样还乱想些什么，金发碍着你了？！”原来惠灵顿是金发碧眼的美男子，年四十，人风流倜傥、彬彬有礼。

米歇尔的母亲是苏州人，一口苏腔的吴依软语十分婉转动人，而样貌更是标致。她原是惠灵顿的情妇，向来分外得宠。而米歇尔则是惠灵顿最小也最得宠的孩子。惠灵顿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大儿子，皆留在了美国。米歇尔的中文名叫米华生，他有一头栗黑色的头发，相貌与华人相像，只是浅褐色的眼珠子略透出极淡的蓝，眼眶深，鼻子又高又尖，唇厚，倒也是个美男子。但因着年纪还小，十八九岁，故而样貌尚未长开，便少了几分俊朗。其实他和各租界的西洋人皆是聊不来的。一来他的英语带了股奇怪的苏腔，二来因着他的相貌与西洋人差别颇大，故西洋人皆背地里叫他“怪胎”。因此，对于回国，他是一万个不情愿的。

他在十岁时曾回过祖国，面对着金发碧眼的兄弟姐妹，他尚未开口，便被嘲笑了一番。那时的他个子小，脸色黯淡，皆是菜色，被堂兄戏称为“东亚小黄病猫儿”，他便和他们打了起来，而他是不够他们打的。无人愿做他的朋友，他也吃不惯洋食品。那些小孩瞒着大人欺负他，拿光了他身上的钱。他偷偷跑到唐人街上，像小贼一样，偷了饭馆里一个美国贵族少女的钱，只为了吃一碗中式面条，可他被发现了，被少女的侍从追着打，骂他是野种。那美国少女傲慢无礼地俯视着他，嘲笑他。她的身上散发出难闻的体味，即使是昂贵的香水也掩不住那股浓重的体味。

是一位清柔如水的中国姑娘救了他，并替他拭去脸上的伤痕，她替他轻轻地揉，生怕弄痛了他，她笑意温柔，轻声道：“好了，不疼了。我给你下碗面条吃吧！”女孩儿大约有十五六岁，是个动人的少女。她身上的味道可好闻了，既清新，又甜蜜。见他喜欢靠在她的身上嗅那胭脂，她笑了，“你喜欢我的胭脂吗？是老家那边的胭脂呢！粉膏儿软软的，香香的，我始终觉着比外国货好多了呢！可惜你不是小姑娘，不然我送你。”她的打趣让他红了脸。可他仍是沙哑着嗓子，说出了一句“我喜欢你”，不是英语，是和她一样的带着苏腔的汉语。

后来……没有后来了吧，米华生想。他满身伤痕，父亲惠灵顿总算看出了些门道，知道他始终是过不惯美国生活的，他没把自己当美国人，他与美国格格不入，他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所以惠灵顿唯有带他回了中国。

想起旧事，米华生沉默了，惠灵顿也沉默了。

等到了第二天，米华生寻了父亲事忙的当儿，自个儿扶着拐杖悄悄地溜了出去。

他手握那方丝帕，帕间似乎还残留了她的温度，帕心上静躺着一绺用白绸子绑着的发。她的发，又黑又亮、柔顺无比。

等到进入了郎老板的办公室，他仍是呆呆的，一颗心留在了她那里。看见他手上握着的手帕，郎老板便知道是白荷出事了。“明月让你来的？”郎老板站起来，伸出手，和他握手。

“明月？”他喃喃。

郎老板见他踌躇不定，便明白了明月的用意。只有她认可的人，她才会以真名相告，她的性子一向是颇为不羁的。“白荷是我电影公司旗下的女演员，上海、南京最红的女明星，艺名便是明月。”

“她在日本人手中，只怕会有危险。”华生显然是急了，他的父亲不愿出面救她，所以他只能来求郎老板。

郎老板倒是镇定，很有风度地替他拉开椅子，待他坐下，便现磨了一杯咖啡给他，“尝尝。”此时，华生才注意到郎老板的样貌，他五官清秀，身板直挺，一米七八的个子，让人感觉他十分温文尔雅。唇畔上含着浅浅的笑，一双深黑明亮的眸子瞧不见底，眉毛略淡，弯弯地融进发鬓。他的头发浓密乌黑，用发油梳过，十分光亮。

见华生注视着自己，他彬彬有礼地介绍起自己来，“我是电影公司的郎柏敦。”

华生一惊，脱口而出，“你就是郎伯？！”他原以为，此人不过是郎老板的助理而已。郎柏敦笑着，点了点头。原来电影公司的郎伯是黑帮起家，为人狠辣，做事不择手段，在南京的名号很响，无论是怕他的，还是尊他敬他的人，都恭敬地称他郎伯。

只是华生没曾想过郎伯是如此年轻，看起来也就三十出头，而且样子清秀斯文，连说话也是温吞的。“我已经三十七了。”似看出他的疑惑，郎伯笑着补充，“这样的黑帮头子没有魄力？”他的眉眼弯弯，一丝不易察觉的戾气在笑意中闪现，只有唇上留着的英国绅士式的小胡子和眼角细细的眼纹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没有。”华生回答，没有丝毫的胆怯。“小伙子有意思。”郎伯拍了拍他的肩膀，接过了丝帕，见到丝帕上的青丝时一怔，刚想说什么，就被敲门进来的珠宝设计师李长青打断了，“老板，这是为新戏赶制的首饰。”郎伯看了李长青一眼，只见他眼神有些闪烁，但也没多想，点了点头，接过首饰盒便让他先出去在大厅候着。

郎伯从抽屉里取出了一方干净的手帕，将那一绺青丝放在绣了白荷纹样的丝帕上递给他，“明月小姐的心意你就留下吧，这方丝帕也是她亲自绣的。”

难怪上面会绣着白荷，华生礼貌地接过，不得不叹，郎伯真是个体贴心细的男人，很能顾及别人的感受。想到此，不禁为白荷有位如此出众的老板而感到妒忌。郎伯瞧见了，淡淡地说，“明月是个很好的女子，”他缓缓转动着咖啡杯，似有所思，“嗯，也是个很好的红颜知己，但并非如外界所传的那样不堪，你放心吧！”

是的，外界传言白荷是郎伯的情妇，所以父亲才会阻止他插手。显然聪慧的白荷也明白了这一点，不想让他为难，才让郎伯出手。

“你会去救她吗？”华生有些担心。

“米歇尔先生……”郎伯的话适时被打住，“叫我米华生吧！”

“华生？生于华，长于华，很好。”郎伯顿了顿，眸底光芒一闪，笑容里多了分欣赏的况味，“华生，把你遇到她的地方告诉我，”他认真地看着华生，一字一句承诺，“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

送走了华生，郎伯带李长青到另一间办公室里。李长青显然有些急了，正想说有急事要先离开，郎伯从书架里抽出了一本珠宝设计的原版书，随意打开，道：“方才的那批货皆不错，但我想要的是和这个款式相似的。”他指了指书页里的奥地利公主的头冠，“新戏是发生在欧洲小国的浪漫爱情喜剧。我看这类款式比较适合，也衬这部戏。能取悦西洋人，是会赚大钱的，所以你也别担心成本。你现下先画初稿，我回来后看。”言下之意是拒绝了他的请假。

李长青没再说什么，按捺下焦切的心，从容坐下道：“好。”郎伯随意看了看那张原本夹在公主头冠设计那一页的书签，便将书放了下来。

李长青在脑中构思了一番，取出笔和图纸，接过书正要细看，却发现书签上也是印着一本书。他一怔，书页里满目的德文瞬间变得模糊，他抬头看向郎伯，郎伯也正含着笑看向他，那双眸子，透彻、深邃。

“慢慢想。”他说。

李长青恭敬地答：“是。”

